



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序丙 物二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詩集序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唐太子校書百李觀文集序

唐揚州幼曹蕭穎士文集序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唐東臯子集序

刪東臯子集序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篋中集序

後序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樊川文集後序

毗陵集後序

題柳柳州集後

唐大理評事楊君集後序

注愍征賦後述

唐故著作佐郎顏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入湖與石洞庭朱實華庭清咲與虎丘
 天竺諸佛寺鉤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
 質响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踴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
 腸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
 誰與哉君字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草嘗從韓晉公
 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器落天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眾所排為江
 南郡丞累歲脫屣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一仙
 以壽九十卒是年君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綃鞞頭臨子瞻
 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相歡然以我為揚雄而朝顧
 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夫守於不相涼公
 襄陽有曰顧非能生者在門訃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
 卷以請余發之涼公適移就宣武軍余遂歸洛陽話而未副今又於
 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大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其曰必有異亟
 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
 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至所著歌
 詩離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
 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
 話言如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
 不覺出涕加賀復无家室子弟得以給養血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
 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其
 夕不果以垂耳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於前讓居數
 日其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
 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加賀公曰
 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其甚慙皇諸孫
 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

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益益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園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喙鼉躑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旨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讎言及君巨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蓋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闕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為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眾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探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宵不能釋不自解由蓋其性所多也未其識文字時人而問章句勿有一言矣

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皇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止日何如要恐不為日沒之餓氓也未知為吉邪凶邪鄉人有嘖事多而孰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亦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言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守而陸相贊知真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无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至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複且其掌代文柄以蘇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此為一家矣故其屬文之

內多為子伯舅所著者有南陽茅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
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
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
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漸
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類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
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
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
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
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
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
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
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降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孱弱以至於魏

晉宋齊梁隋嬗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薄襲隋故能至天后朝陳
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
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正元賓則不口不令申然自依一
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音處如健馬在御蹀躞
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
集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
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季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
為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都陽忠烈王
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
能誦數經背碑覆高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
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秘書且止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求
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為揚州功曹相國諸
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殖高濮因之遷紆終事

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憔悴君為金壇真尉也
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為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曰未
終篇御史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僚屬多
嫉君才名上可以更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
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有宋玉文其雄壯而不能經歟
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
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臆王粲超
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
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乎主花根源此外皆曷絕無聞近日
遺文跡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一任時人成
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為文者取法焉今
逸古所謂有其義而无其辭者也是後之為文者取法焉今
海內至廣人民至眾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
存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名於世以華平王最深見此
為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用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
清池峭絕孤躡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繁帶巒崖盤鬱鬱則平
虛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松
雪蒼蕙蘭之徑調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
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
河汾至廢柴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謀詳焉君性好學博
聞強記與李播陳求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
大業未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
斗不醉常去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
傳以類酒德頌去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
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芻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
外職涂楊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

嚴屢被勅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公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曰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平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大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耽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表氏時送美酒歲餘表又死君歎曰天酒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以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大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吟之曰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補良沃熟者又有士仲長子尤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願與相近遂結蓮河渚後意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之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止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刻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息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

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耶將群於人而內自得耶何乃莊叟之後縣尉羊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玉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亦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夫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入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濶見發為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乎夷章大恬淡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步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闕

師用希夷啓沃膺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齋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為王若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敷澤為樂得請夫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湘河息天柱隱机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且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此興觀其自占正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真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齋神控統為本至於奇彩逸響琅琅然若曳雲璈而凌倒景其崑閬松喬木林然在目迨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摛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篇長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躡虛漢宮使無垢五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脩篁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草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日矣大曆十三
歲歲直鷄首止于宣城道觀焚天返真於虛空之中門弟子邵真
玄者率顯其徒寧神于天柱而齋從其命也六七士顏常悅先生
之風採道也孰自先生化去二歲歷為御史大夫類斯遺文為三
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與玄者編得先生之遺如楸木止水刻
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信不其有逍遙卓
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司杖鬼怪之地台胎靈之
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立崖略且俾後學知
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立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
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
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
章從越屬羅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
成然游講藝益至懇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估包得之大喜又以

書數于李侍郎紆是時以空章風韻主盟于世者曰包季或長上人
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
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各振轡下繼流轉之
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佞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
諸侯多賓禮招牙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
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
居柯山與畫公為侶暇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事硯陪其以詠
其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
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口
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
間接詞客文人誦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言刊其之
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道其源護用襲之清江揚
其波法振必之如公絃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畫公
能備眾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閣新詩云經來白馬寺
僧到亦烏年滴汀州云青蠅為弔安是黃大寄家書可讀作者聞

城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弱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各位不顯年壽不將獨无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訟襲拘恨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己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摠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異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一十二首時乾元二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潯東李渾齋收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山之依其絲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收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歛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雞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汶若大駭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方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頰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姬始生狼子納孫競于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縶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髮為門懸木為牙

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碎手切截纖顆
如陸地碎若大咽上声餘銘取朽蠹藥蟬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
可視顧顛踣錯雜汗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穆曰會源條
網正目若因大治若年大孰君君堯舜人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
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竊頭擊齒扶服巨僕融風彩露飄零委
落耄老者在童胤者榮貴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庶庶不識其故
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
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且次山之書曰
三皇用真而取聖五帝用聖而取明三王用明而取察嗟嗟此書
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杜樊鄉鄠元長汪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
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
吳興俸錢創治其野出中書直取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日談啜酒
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廢名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繼

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
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禽魚一草
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廢者滅矣明年迂中書舍人始少得志盡
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縹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字文
率為道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北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
凡有撰制衣大手短章塗膏醉墨碩駁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
獲寫示以是在延翰又藏蓄者甲乙籤目比較焚外十多七八得詩
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表制離為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
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
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
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迂相如揚雄劉向班
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對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沾洽
時論相如子雲環麗詭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
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實系緒造端必不
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无不包焉藉觀仲舅之文高

騁名之厲矣紹曲撫綏簡渾真竊出橫貫將濯澤露支立歌倚呵塵戰
疾如火物焉能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並最野
前無有敵其止視盤駭聽前衛後鑿如整冠冠冕謁宗廟其時龍耳
發慄若大呂勁鳴共鍾楮擢擢列噓暗身切節護其後射爰惡堤障初
終若濡揭於未艾高離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齊堯
醜舜董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其文有罪三原十六衛
者戰守二論者與時爭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
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真當否比皆能採取前
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
其論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取貝人
決遂不亡者則張保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
注孫子而為其序褒勒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叔大長公主及故
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麻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
與高大夫書諫諍之辭非許配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
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

分則祭李勉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
帝之誥其餘述喻讚戒興諷愁傷易移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
幽膿臃魁壘筆酣興健窅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救正揚馬之牙陣
聳曹劉之骨氣撥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斲治本細幅道義鈞
深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
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交移果於是以下感時理具踔
三代而陰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漸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
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
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
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
物者可自經抵以其罰極故摠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
宰制典刑標明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各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
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

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
感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
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巨
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風議彰乎史冊故
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發視世之
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隳之運
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
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爲屬之
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
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
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
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蒼堯舜禹湯之命
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
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
祕書監府君黃四子道與之粹天府之德聰明陣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
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立言必忠孝大倫三霸大義古今大

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至于道故於賦遠
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
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譚盧奕
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
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
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
世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氏
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
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瓊邪谿述震氏亭記又要於存效之間則
郎元即中李庶子文其叙事紀一物皆足道蹤從烈裁狂簡噫天其
乎不然則豈冀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公肅公猶師每申之
話意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
孟子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
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吳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
其誰哉遂倚涕爲叙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
出處

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積麤放其聲比哥辨也出且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且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編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則日相訾訾言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盡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調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德今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勸懲者也著述者流蓋於書之謨訓易之多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詞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一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台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

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原心河東裴泰武都何義府泰山辛士
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
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
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
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
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克命論次篇目遂述其
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注懸 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无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
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飲助執事者而廬君尚
以譏擯致憤於累半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
兵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哮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
喪於此侈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
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默而能
以愍征爭効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嘔血不能逮之者矣

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孝者多
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牆而悖謬者
何翅於此耶愚前未雖已恣道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方
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
其自亦屬蜀於廬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且
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怒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
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丁惣二十首

吳興

鉉

纂

天地

大衍曆序

地誌圖序

脩養

導引圖序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

骰子選格序

序燕

鳥獸

師子贊序

鷹鶻圖贊序

八駿圖序

果實荔枝圖序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李士修因史上柱回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
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亦月寒
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
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部鳳鳥為司疇人受職分二而加之者
百鈞必過毫二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
有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徽日令
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二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

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二家之衆義比其異
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
揮於神筮并大鈞不測之氣盡觀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
星閒之廣狹繩九道之臍肱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
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數春秋父蝕之辰研九疇時五紀之
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万象優柔四載奏章朝竟一公爻洛臣說
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
承轉筆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
一卷長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一
卷所以貫三才周万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
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啟復端之業非谷
成詎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
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
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維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
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於曆部曰可

地誌圖序

口口温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李无不通尤好地理惠其筆目多門歷世浸
廣文詞浩蕩李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
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動成一
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畫而書隨
方回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岱嶽凝
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亦变化不出其
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
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方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
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而夫聚米擬其
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
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室聲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
奔走殊方絕域幸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
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与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
區外又不可並執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

而不乱踈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字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幸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曖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數人物之虛實摠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无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楚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彖流申之足以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无知音道不虛行幸地成圖聞天无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類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万物也感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二則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翁之道守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末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三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六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可乎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關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繁之際必若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舞此又我之尤甚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賞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

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五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漢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上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和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昔公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左琴右書士無故不飲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

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衰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異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六

散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祿非獨以治萬民揔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戲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嬖管蔡之逐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祿削其秩不為歉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況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有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庸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柰

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示何亦曰非人也命也必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擊艇野浦下三日遇三三子號進士者以六幣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勸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爲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耳歸於偶也同列禦寇叙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枕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藉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亦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之官遷黜之目爲選格序

李棊

柳宗元

先生言溫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落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棊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者二八敵一甲朱墨以別焉旁由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哉者二人則視其棊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栗正焉嗚呼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予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正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波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旁之貴賤於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可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三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以棊者故敘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侯而自來四夷不
 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苞茅舉其大凡不
 在遐邇邇頃有至自南海歐駝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
 謂後狻如麋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
 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
 頓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羣象孩撫能罷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
 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縛
 伏閑阜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
 歲時貢獻或珠琛絕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
 覲禮若中國之執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
 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懷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因無
 得而稱也義異大大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
 我侍臣咸為之贊

雁鳥圖贊序

前人

鳥之驚者曰雁鳥曰鶻鶻也名揚於尚又義見于詩鶻也亦隱於古

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
 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
 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焯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背
 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
 比義者以其嚴若郵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
 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
 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
 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
 知一禽之為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躋其然工人圖其狀以
 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
 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超騰彪虎文螭
 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騶白羲之屬也視
 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

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疑疑然言其真也實
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軼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
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
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為
之用歟何古書無其正與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
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
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
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閒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
丹夏熟乃木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
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
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
三日者云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序戊 摠二十四首

著撰

大統紀序

三傳指要序

吳興姚

鉉

纂

西漢文類序

樂府古題序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元和辨謗略序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注孫子序

般若心經梵具序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荆潭唱和集序

聯句詩序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愚翁詩序

大統紀序

陳鴻

唱和
聯題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
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群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
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
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
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斲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

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廼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隋中子紀年書事條貫與廢舉王制之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臣以爲天地立於水城於氣氣萌万物昌甲而生生主宥六帝首太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亦不敢強爲發正自大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巳舜行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二十而徵庸二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

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太子事三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二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爲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罔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昊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存今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爲戊寅年即位位二十一年遂使神農巳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廼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二在何繫今出

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二年於啓或云有第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羿為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立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曠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耶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耶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撫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績者矣况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顛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三傳指要異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甚非始也自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古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曆古公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從數耗矣而後之文者襲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日其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傑烈掇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木林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

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
簡而野魏晉已降則湯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當之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
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
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
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
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二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
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
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閒文章特盛本之二代
浹于漢氏與之相准於是能有能者取子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
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託于周離騷託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等
賦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實吉凶苦樂之際在

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老莫不由
之准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吐者爲謳謠備曲度
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
而下九名皆屬軍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
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
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不簡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
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
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去樂府筆於漢魏按仲尼
學文王操伯牙作水冷操齊牘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
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
事以貽後世之人俗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
贅勝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
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

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迷不復擬賦古題咏商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蠲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大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大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器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必按舊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也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停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判定及奏復于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子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安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元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游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因益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

妖祥之一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諛為諛故詩云妻兮斐兮成是具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秀言之蠹政也蓋謂以信而詐以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鵲鳩彫卉意艾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祖外道備則刑罰不中讜勝則忠孝靡彰黜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萬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今孤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璣之本末紀謠諑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謚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具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時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累如珠貫渙若冰釋既而以予貴所斷嚮俾敘而辨之云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實是非汎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者如此泊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刺狗乎無涯氣耗乎名聲耳之域心闔於彼是之境陳蠹滑滑割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外馳莊生反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為無不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空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蛇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舜等周公於猿狙比大舜於多風或至大適以為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

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冰之目漸
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靜循之而愈照其之而
愈妙優憚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
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士不鳥獸同其
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
成子南榮繇之徒歟予搢衣於君實所辱命粗糲生之略首書
隱居之志以紓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
按聽訟械繫罪人皆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撼其城郭
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管之
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管也大而難制用力多
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
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
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

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
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天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
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
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
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讎異人人自不比
數嗚呼士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
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
王翦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弁虞翻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
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
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

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力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十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冤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處才厚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王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其最取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二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創其繁刺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也獲夷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疏具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工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一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

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為明明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通揮灑筆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終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息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碑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门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系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力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

聖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前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老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頓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天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闢諍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暗盡除順佛心而橫且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

發頭露清淨無翳惠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與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摠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揚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富辭華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顯頌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吾蜀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予之言是也

生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迷揚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情專一室顧我者惟茂也而已以為切磋盡常事討論有宴自導心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于欲無言其或精天曠曠浩浩物多思永夜向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恍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不如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番韻諧律同聲相應研情比象造境皆貫亦猶眾壑合注寔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闡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也茲矣茂直命余玄述存以編簡俾後觀者知吾黨所立之監牘

崔吏部衡

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觀和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群以此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篇從周於是

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顧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於祕府弘文

之書貞元初同為滑南別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
移駕於斯國門勝槩康壯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
煩埃壒中孕悶曠書懸壁日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鍾磬若深夜之月露
眺聽寂寞冥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
佳不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為翰林學士處
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去從周復以外郎掌誥
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以真儀掌書實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
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外濬聯鑣道舊永懷
曩篇一紀于茲慮屋壁之際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
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闕幸一人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蘇便蕃
清近炳赫章大其於為霖五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
所舒英華之所據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司掌
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主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其奉敢叨益
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瀾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世是谿為
冉谿或曰可以流也名之以甘於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
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凡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
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
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
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土出也合流屈曲而
南為愚溝洑方員土累若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
愚廡池之中為愚島嘉禾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人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谷也灌又峻急多坳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
能興雲雨無以利也而此池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審武子
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昏而為愚者也
皆不得為真愚今余漕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
若也天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
善鑿萬類清瑩秀敏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救滌万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銘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布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已 籍記附 摠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一文記

令狐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文詩序

息夫牧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欽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一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

之虞夫役之弊請商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谷隸濮陽役均三邦
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
我書真闖闔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与自惚
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大守于東平議縣
乃大剖郡亦仍舊已事修讎姑以為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潭
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孺鹿曠羊其俎何有燔
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瓜剖銛刃中之以踈絺禮交乎上
當世高賢之相亢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危舟以待司功役設以告徹
饌更服陳羞潔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岬岫於
波際拍采岑於林缺移搖故豁暝眇虛曠太皞苗圃可託任宿伯
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祗牢為歡婢態目成以留客嫖容色
授以勸酒鑿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愀然同引既醉源明以
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字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字方舟兮

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徑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崑轉兮超以忽焉
夷藝兮護輕撓蛟龍仔兮落增潮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漱兮振
而還適子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襲子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必洄而或躍
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宗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渴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大守高讌去爾

秋夜小洞庭雜讌序

蘇源明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回源亭明
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苜相里子同禱過如魏陽穀
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
鼓有汶篋濟上嫺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
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逕川后
禮兮扈子橈橫增沃兮蓬僊延川后福兮易予舫月澄疑兮明空
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闕表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胃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
四二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三四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
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苟苟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
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大和五年春三月充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干
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
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謀詢訪者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湓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
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大守
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
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
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為
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於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髡髻者
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

此地乃於溪阜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
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
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名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
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醜其
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
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
故長夫溪名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
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
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色之疏為迴
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靈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
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滂滂洞壑無底雲與其間伴春氣
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
乘輿從公公薦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

舞雩時時醉歸與文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
竿鳴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溪岷山寂寞千祀
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記後之聆清風而歎
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永月
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既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
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
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
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
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
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胄先字謙集賦詩序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有醜清酌會河東裴
榮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
干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
服既成思欲脩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
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嗚傲脫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
判為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照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觴濁醪而
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
數則裴則并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
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
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已立
學成而會友以講之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

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頴上二賢將馳會府
皆適茲士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搢衣請
益始敦詩以閱禮終講信而脩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於身頃夫
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導
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鏃羽觀光王庭俯拾地
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霜林寒氣摠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
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饒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
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明弟子賦鳴琴亦以釋化離之怨焉小子
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云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
琴有術于頴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瓌兮鳴琴
其怡于頴之涓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爵者桂載攀其技琴既鳴
炎宵既清矣烘煨有煒酒醴惟旨喟我寤嘆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
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
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
頂登香炉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
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
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刺刺挑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
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
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
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二人名姓文句因
與集虛董數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
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弥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
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
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弥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面

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去年
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
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
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去去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謂劉曰吾不能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
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臍初不似經意詩自有似譏喜
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若務欲默道
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
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去去其不用意
而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喜夜益三更二子因起謝曰尊師非
世人能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
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書四十字為八句既止
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
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

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
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
已先生稱吾不能人間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
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
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襲襲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出驚顧覓道
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
父不返即出見之無有見矣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遂詣余言
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妙匠斲山骨剝中事前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
縮菌蠢豕腹脹膨臍外包乾餅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安
白足遺焚意彌真喜謬當鼎石鼎間安使水火爭彌明大若烈士膽
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帶凍芽
彊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間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
抱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彌明睥睨無刃跡團圓類天成
師服送疑龜負圖出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狐髯彌明

或評短尾銚又似無足鐙師服可惜寒食毬擲在路傍坑喜何當
出灰地無計離瓶鬘亦明陋質荷斟酌狹中貴提擎師服豈能煮
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亦明徒爾堅重性
不過升合盛師服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
蒼蠅鳴亦明以效翻溢懋實資在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
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亦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各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撻磨確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
方施行四韻並足亦明作也

翫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
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
陽都楚萋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况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搏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
與之踈涼神氣與之清冷因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龍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六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疑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
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
願勿沈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同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庭夙夜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
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
之所察歎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知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乎
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

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泚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翔翔兮斂此大惠施
于一州兮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
焉無犯與隱義斯會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邑盧異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各與實皆相望騰迂及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滄泗
行東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去倍之余弗敏曷去當平而莫之讓
蓋有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爾之所以求我之所
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去微辯說撫文字以翫夫談端輟厥詞
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
者非去尚形似牽比類以苟夫儷偶放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
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論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

為同下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
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明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
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
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
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
休闡為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寵首領元戎書
記之事四牡駉駉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
已甲科未始間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有
洛告歸江表岵兮岵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
尋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
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
云舉彼吳之兵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
揚爾思不及黯然而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
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
井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井也有尹之敏

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去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脩揚于王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年崑于此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成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躡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進之此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米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俎口將出而囁嚅馳驅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相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偕伴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

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指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蹇耳聾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襍禮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之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詎以覆信崩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窳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日矣務勝下則掎剋之吏貴矣一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然俗於是有汨灑之吏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六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

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兒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辜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軀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

我聞其師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
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
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刺者又命
講所以補繕缺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
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
我君洞鑿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
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
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

湘川信信兮俗擴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暴使
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擊兮雲
縹緲月沈淵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櫓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
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晚晚松覆秋亭兮蘭被春曉上人去
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詩附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檉檉皆新
材直吳之鬻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畫疆互以相授
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鮫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
祭沐浴澆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
者皆顧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夏流將絕八月暴雨
而巨鵬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
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
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
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游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
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
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五人諸孫亦有丁
壯者自盜與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
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
買名者為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

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方利其斧輸真薪方勿予侮田予登方穀予庾突晨煙方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漣未泚如溷將烹茶枿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壻階道路烟烟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疴疥搔之疾華深樂之賴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符投替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多虞制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青又相顧傷思與高賢真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

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泣下况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焚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徹淨金界寅緣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谷謝巧妙丘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葦荷紳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瘖寐見吾兄曾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淮淅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捺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洒翰遙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死疑麻姑僊道在喧莫染
跡高想已遷時食金蟻藥屢讀青苔篇極志遊麒九垓長周旋
下瓢酌潏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
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壑霓裳何歲舞羽駕轉綿邈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